

李浴日的全鱼席

我一直爱读《孙子兵法》，在抗战初期，所读的是李浴日校订的《孙子十家注》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。此书带在身边多年，后来大概有人借去而未归还。但是，我对李浴日这个名字，印象很深，因为比较少见也。也可能在日本留学的，其他情况就一概知道了。

1947年，我在南京，偶然在一个座谈会见到了此人，他戴着眼镜，很健谈，带一点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很流利。我们畅谈了《孙子兵法》。他说在主编一本杂志，名《世界兵学》，接着就送了我一本。内容也还丰富多彩，增加了我不少知识。

李在什么单位供职？政治倾向如何？我没有问，他也没有作这方面的自我介绍。有一次，却邀我去他家赴宴，我一口谢绝了。他十分诚恳地说这不是一般的请客，最近弄到了一条活蹦鲜跳的六十斤左右的乌青，又请到了一位名厨师。因此，决定办一桌全鱼席，希望我还是能去。

我只听到过全羊席，从未听说过什么全鱼席，于是决定前去，开开眼界。

李浴日家房子并不很大，餐厅里也只能开一桌。好在客人也不多，一共只有五六位。

这全鱼席名副其实，用料基本上取于那条大的乌青，冷盆、热炒、主菜都如此。其他配料，也极少用荤腥，只是偶尔用一点火腿丁、火腿末，余外全是用的素的绿叶菜或茭白、冬笋、金针、木耳之类，或是鲜货，或是水发的干货。

由于制作考究，葱、姜、胡椒以及料酒都用得恰到好处，道道菜肴鲜美，却又绝无腥味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炒的巨型“甩水”，鱼尾上的翅透明爽口，决不比鲨鱼的鱼翅逊色也。

但是，李浴日究竟是何许人也？他为什么要请我吃全鱼席？至今仍是一个谜。而且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遇见他，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起过此人的来历与下落。

时历五十多年，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也去过海外，却再也没有吃过全鱼席，再也没有听说过全鱼席。

…(蒋星煜)…